

照顧轉向： 醫病文學的 超越與回應

- | 疾病開始書寫，療癒隨之而來
- | Writing and Healing

文：吳易叡（成功大學）
圖：國家記憶文化庫、各出版社

Turing Caregiving: Beyond Medical Humanities and its Response

與醫療、疾病相關的文學論述在臺灣大概從 2000 年後開展，但文學作品卻濫觴得相當早，這可能和醫學作為臺灣現代性經驗之一，有不小的關聯。

談到醫病文學，自然不能不談蘇珊·桑塔格 1978 年寫下的經典著作《疾病的隱喻》。

透過肺病、乳癌和愛滋，桑塔格為疾病揭示它們在西方文明中的意義，尋找疾病標籤讓病痛者感到罪疚、羞恥、懼怕和受到歧視與排擠的種種根源。她說：「我要描述的不是移居到疾病王國、住在那兒的真正情狀，而是與那情境相關的幻想；不是疾病真正的樣子，而是人們對它的想像。」

當今多數疾病文學的研究者，幾乎都受到桑塔格的啟發，包含同時也身為散文作家的李欣倫。2004 年，她跟隨桑塔格的視角，細數戰後臺灣各種文學類別之中，社會對疾病展現的態度與回應。這些作品涵蓋了作家本身的病誌書寫、醫護人員的診療反思，當然也包括一不論作者專業身分為何一使用疾病作為喻示的小說與散文。同一年間，詩人焦桐也出版了《臺灣醫療文學選》，用「醫」與「病」兩個對立的角度，加長了歷史縱深，引介從賴和、一剛、蔣渭水到李明亮、李源德等醫界健筆的反思之作。只是前者承認她過度倚賴桑塔格和傅柯的理論，後者則認為：「臺灣的醫療散文，已經創作出可觀的成果，接下來，恐怕是論述的展開了。」可惜拋出了引玉之磚之後，並未立即出現關於疾病與文學更蓬勃的討論，或更貼近本土脈絡的洞見。

10 年過後，在臺灣才又興起了一波關於疾病與文學的研究風潮。時任臺北醫學大學教職的陳重仁，在 2014 年出版《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研究旨趣與同時段興起的殖民醫學史大大疊合，探索了英國漫長的 19 世紀中，「病菌理論」尚未成熟時的小說裡，各種源於文化碰撞或新知探索，而型構描繪「異己」的方式。另外，隨著老年、殘疾的議題在醫界、心理學界和社福界不斷湧現，以探索人間條件為職志的文學自然不能自外。於此同時，這些「共同議題」的浮現，首先由跨足「醫學人文」的英美文學研究開始。《抱殘守缺：21 世紀殘障研究讀本》在 2014 年譯介至臺灣；由馮品佳教授主編，於 2021 年問世的《文學、視覺文化與醫學：醫療人文研究論文集》，探討的都是近年來甚囂塵上，牽涉失能、殘缺等身體政治的課題。



- 1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麥田出版）
- 2 焦桐《臺灣醫療文學選》（二魚文化）
- 3 陳重仁《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書林出版）



《萬壽果》(樂生療養院) (圖片: 國家記憶文化庫)

在臺灣文學領域，明確以身心障礙作為特定視角的研究也逐漸浮現。長期耕耘酷兒研究的紀大偉，轉而探討鄭清文、七等生小說中的精神失序、肺癆患者、肢體殘缺者。羅詩雲則探討長年受肺結核之苦的鍾理和，在病療日記中如何呈現「失能」者的感官經驗和認同敘事。簡銘宏則有計畫地研究不同時期醫師作家，揭示了蔣渭水、曾貴海到拓拔斯·塔瑪匹瑪不同文類書寫的文化意義。近年來，就連李欣倫病痛書寫的實踐，也成為研究生爭相關注的對象。值得一提的是，日、臺學者不約而同關注 1930 年代樂生療養院，由院民自辦《萬壽果》雜誌中，與日本境內同時開展的「癩文學」。東亞經驗相互參照和比較的研究的與日俱增，似乎預見了屬於臺灣疾病文學生產脈絡的理論、研究方法即將呼之欲出。

「照顧」的文學面貌

耐人尋味的是，近年來在各大文學獎或報紙副刊出現，與病痛相關的各種作品在美學上的成就，似乎逐漸脫離了桑塔格所關注、早期論者所倚賴的「隱喻」與「除魅」。與其說當代作家和論者更敏銳地挖掘疾病相關議題，不如說面對疾病，已經不是單純的「醫療」能做出回應。疾病或是病痛在臺灣當代文學作品中的現身，往往只是作者想要討論的廣大課題之一。若欲名之，這些課題都脫離不了「照顧」。影響當代醫學人文學深遠的人類學家凱博文教授，早在 2015 年便於《The Lancet》期刊上殷殷叮囑，照顧的形式雖然多元，卻尚未成為學術上的議題；作為一種人人都有經驗的現象，研究卻也還做得不夠，因而在諸多講求證據的政策和計畫中，角色無足輕重。

文學則走得更前面。在「照顧」還沒形成論述之前，它形形色色的面貌已經廣泛出現在各種文類之中。在作家的筆下，發生在病榻床沿的場景少，餐桌上多；進出醫院的故事少，宮廟裡外的多。好比楊富閔 2013 年的散文作品〈我們現代怎樣當兒子〉雖然以臨終的阿嬤為引子，寫的卻是一家三代如何咬緊牙關，接住彼此的倫理課題。李欣倫的《以我為器》揭示了新手媽媽在各種等待時光所必須歷經的「預期工作」，和隨時間開展的焦慮。簡媜的《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標榜的雖是「老年書寫」，

將近五百頁的龐雜巨著卻承載了父女之間漫長而交織的情感糾葛。小說家平路的新作《閒隙，寫給受折磨的你》寫的雖然還是疾病，著重的卻是因為罹癌而空餘出來，那平常我們不曾留神的時間裡，如何與陌生的自己相處。黃信恩的《體膚小事》從人體器官出發，所有場景雖然都是平凡而質樸的日常生活，卻也指涉著平常人不常意識到，不會自發察覺的「自我照顧」。

而新冠肺炎大疫當前，關於大流行的各種文類也猶如井噴。當各大劇團重新演繹卡繆《瘟疫》，或我們重新展讀湯瑪斯·曼《威尼斯之死》的同時，著作中的人物似乎從書中直接走了出來：人心如何受到有形無形的禁錮、疫病之中對於愛欲的追求、官僚如何輕輕放下人民的病痛，以及醫者如何在恐懼和疲憊之中保持正直……經典之作所意欲處理的對象，遠超過疾病本身的威脅。

見證更細緻的人性

場景換回來臺灣，若也把時間軸往前拉，重讀蔣渭水、陳永興先後將臺灣當成病人，寫下他們針砭時弊的〈臨床講義〉，似乎不難發現他們的修辭早已超越醫病主題的框架，似可納入一個更廣義的「照顧」脈絡。受到世界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他們，利用醫學科學賦予他們的現代語言，希冀一個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社會，一張能夠托承住各種掉落重量的網。這樣的書寫，絕不若吳新榮的自嘲：「醫業為本妻、文學為情婦」而已，而是肥沃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土壤滋養出的特有文類。

或者我們可以說照顧文學的本質，或操作型定義，是從狹義的疾病定義中跳脫出來，轉而著墨於面對某種受到冷落、壓迫、殘害的各種生命樣態的積極回應。小至家庭裡親序關係的排列，大至對殖民或當權者的批判，與照顧工作的無所不包、無微不至不謀而合。在此視角之下，舉凡貧窮、不平等、受到逼迫的移動，樣樣皆不可怠忽。日後，想當然可以期待更多文學作品，深刻琢磨後工業化社會裡的職業和環境傷害、階層化社會中扭曲的就醫條件，還有稱不上疾病，卻剝床及膚的各種慢性狀態。轉向照顧的文學，當助我們見證更加細緻的人性，刻畫與我們生活世界更親暱的文化脈絡，涵養更敏銳的惻隱、眷顧之心，從而開展更進取的社會關懷與改造。

關於 吳易叡



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醫學系人社科合聘副教授，是一位醫學史學者，畢業於中山醫學大學。從牛津大學衛康醫療史研究中心取得博士學位後，曾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香港大學任職數年，在兩個醫學院中規劃醫學人文課程。研究聚焦於精神醫療的跨國史。